

L565.44/318

庫文界世

集說小達湯司

作達湯司・法
譯吾健李

廣州師範大學圖書館

8950092



23099620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六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庫文界世

司湯達小說集

C.R.B.
\$5.00

每冊實價
外埠酌

原著者

Stendhal

譯者

李健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司 湯 達

(Dedreux-Dorcy繪)

司湯達跳舞

詩人繆塞連寫



司湯達一八三二年擬自殺時遺囑之最後一段

Certains
de M. de M. de M. de M.
Comte de France

J'ordonne en l'espèce tout ce qui précède
pour, à Mr Abraham Constant
J'ordonne des l'espèce précitée
C. de France d'Angoulême, en demandant à
être enterré par son oncle
de France de France.

Pour le dit Décembre 1832

Ch. de France

Ch. de France

司湯達

司湯達 (Stendhal 1783—1842) 的真名姓是亨利·白勒 (Henri Beyle)。他是法國東南格儒勞布 (Grenoble) 人，但是他最恨他的故鄉。他著述的範圍廣極了，然而發表的少極了，或者不如說，活着的時候，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他崇拜拿破崙，跟他打仗，到過莫斯科，然而他記載下好些小事，譏誚他。拿破崙失敗以後，他不高興做舊王室的官，跑到他心愛的意大利，特別是米蘭——在他的遺囑上，他寫好了自己是米蘭人，而且說他「活過，寫過，愛過」。他真够得上這六個字。不幸是他活着，沒有人重用他；他寫書，沒有人譽揚他；他愛了不少女人，沒有女人愛他。他做了一輩子官，在意大利一個小城做了好些年領事，寫了好幾部沒有問世的自傳，最後中了風，一跤攢在外交部門口死掉。

人人都嫌他胖，怪然沒有人體會他多麼深刻，多麼筆直打進事物的靈魂。他不幸又生在一個浪漫主義風靡的時代。他是一個傳統的作家，然而給自己開了一條新路。他承繼的是百科辭典學派，推重的是理智；他是第一個把觀念論具體化到小說的世界。他有的是熱情，然而他愛的是推敲熱情。這正是他和雨果之羣衝突的地方。他非常同情浪漫主義，還替他們下了一個定義，怕是最早的一個定義，就是「浪漫主義是把文學作品呈給人們的藝術，無論他們習慣和信仰的實際情形如何，這些作品可以供給他們最可能的愉快。」這定義怕沒有一個浪漫主義者肯來接受。反正他愛莎士比亞，却是真的。

他的作品，猶如他的性格，是一種奇怪的組合。一方面是十八世紀的形式、方法、敘述、文筆，然而一方面是十九世紀初葉緬懷中古世紀與異域的心情、材料、故事情感。這兩種揉在一起，做成他觀察與分析的根據。這就是為什麼，他落了個四面八方不討好。他用法典做他文筆的楷模；他不喜歡描寫風景——所以他不是承繼盧騷，而是承繼第德羅；他不用辭藻，根本他就不修辭，反對修改，因為修改等於作偽；但是他的興趣和立場戰勝了他一切仇敵。他往裏看，他不要浮光；他探求真理。人生的究竟。而且他很可愛，用他自己做他研究的對象。

他生時最大的文學的榮譽，是巴爾扎克（實際是他的晚輩）寫了一篇文章恭維他的巴穆外史。此外沒有一個人提

到他，聖佩夫只推重他的外交才幹。但是他很自負，每部書後他都寫上一句『獻與少數的有福人』，還是用英文寫的。他預言一八八〇年會有人看他的書，其後改了口，大約是不放心罷，說一九三五年他會成名的，和他做愛一樣，他這次推算錯了，因為一八五〇年他就變成了一羣少年的神聖。浪漫的熱潮退了，現在該用得着冷靜的頭腦了，於是司湯達現出了不爛的金身。

他是近代心理小說的大師，如若不是祖師。他的兩部著名的長篇小說：紅與黑，巴穆外史，是人人知道的。他很少自己意擬一部小說的事實，他缺乏相當的想像。他的小說差不多全有來源，沒有來源的，他很少寫完了的。但是經過他的安排布置，擴展，加上他自身的經驗，沒有一部作品到了他手上不是富有獨創性的。他是一個出名的文抄公，然而他因而永生。在他的作品裏面，尤其能表現他的性格與喜好的，是他的短篇小說。和他的長篇小說一樣，這自成一派。這些短篇小說，大部分採自十六世紀意大利的傳說——因為一八三三年他買到十二大本意大利小故事稿本供他使用。其後他死了，由麥瑞麥介紹，重新賣給國家圖書館保存。現在我譯的這一篇迷藥（Le Philtre），是一八三〇年在 Dodecaton 二卷上發表的，其後別人收進一八六九年的文藝叢談（Mélanges），又經人收在五版的意大利平話（Chroniques italiennes）。

這篇故事的男主人公李耶放，一個年輕的中尉，幾乎寫的就是司湯達自己或者嚮往的神情。我們前面說過，司湯達注意的是心理的發展，這篇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一點不留心技巧，有時反而忽略，例如，他先說『不幸近一個月以來，』女主人公才得到丈夫的允許去聽戲，跳過幾段，就是『差不多兩個月了罷，』他們正要看戲去。而且他絕不注意文法。好在中文的文法不像法文那樣嚴密，中文的讀者也就用不着說他文章粗疏。但是，我們總該佩服他行文的舒暢，除非是我譯壞了，失掉他那種自自然然的味兒。

目次

迷	藥	一
箱	中	一三
費理拜·賴嘉勒	人	三三
聖福朗且斯考教堂		三六
法妮娜·法尼尼		四九
賈司陶的女住持		七三

迷藥

〔法國〕司湯達作 李健吾譯

擬意大利西維亞·馬拉派耳塔 (Silvia Malaperla)

一八二〇年的夏天，有一個陰沈而將雨的夜晚，在包爾斗 (Bordeaux) 駐紮的第九十六聯隊，有一個年輕的中尉，從咖啡館出來，輸掉他所有的錢。他詛咒自己糊塗，因為自己原本就窮。

他靜靜地拐進勞爾孟 (Lormont) 區一條最荒涼的胡同，忽然他聽見哭叫的聲音，於是一家大門碰地開開了，閃出一個人，倒在他的脚前面。天黑極了，聽見亂嘈嘈的聲音，也沒有人敢說是怎麼一回事。那些追趕的人們不知道是誰在門邊站住了，不用說，聽見了年輕軍官的步子。

他聽了一聽：好些人低着聲說話，但是并不往前來。不管這齣戲引起的惡感如何，李耶放 (Léves) 覺得應該扶起倒了的人。他看出這人只穿着一身內衣，夜晚雖說極其黑暗，那時也就是清晨兩點鐘罷，他相信看到披散的長髮：那麼，這是一個女人。這個發兒一點不招他歡喜。

沒有人攙着，她似乎走不了路。李耶放想到人類應有的義務，自然不該丟下她才對。

他看到第二天警察的拘問，同伴們的取笑，本地報紙諷刺的演述。他向自己道：我把她放在一家門口，我一撿鈴，趕快就走好了。他正打算這樣做，就聽見這個女人用西班牙語言呻吟起來。他一個西班牙字也不認識。或許因為這個緣故，賴奧娜 (Léonor) 發出兩個頂簡單的字，把他拐進極其傳奇的觀念。他不再看見警察和一個被醉鬼們毆打的下女了；他的想像遺失在愛情與奇遇的觀念之中。

李耶放扶起這個女人，向她說了些安慰話。『不過她要長的醜呢？』他自言自語着。這樣一懷疑，差不多推翻了他的理智，簡直叫他忘掉那些傳奇的觀念。

李耶放想扶她坐到一家門限上，她拒絕了。她帶着一個全然異鄉人的口音道：

——再走遠點兒。

李耶放道：『你怕你丈夫嗎？』

——唉！我爲了一個趕走我的極其野蠻的情人，離開我丈夫，那崇拜我而且最可敬的男子。這句話又讓李耶放忘記了警察和夜晚遇事應有的拂意的結局。停了一刻，賴奧娜道：

——我叫人偷了，不過我看我還留下來一個鑽石戒指。總會有店家要我罷。不過，先生，我怕人家要說笑我，因爲，我告訴你說，我身上只有一件襯衣；先生，我要是有工夫的話，我寧可跪下來，求你看着我，也是人，把我藏在隨便一間屋子裏頭，再替我向窮人買一件髒袍子穿。（看見這年輕軍官聽了下來，她就繼續道，）一穿好衣服，你可以把我領到隨便一家小客店的門前，然後，我不再麻煩一位過路君子人，請你丟下一個苦人，不管好了。

這一切，用惡劣的法文說出，很招李耶放歡喜。他答道：

——夫人，你吩咐我什麼，我做什麼。對於你，同時也對於我，頂要緊的是我們別停住不走。我叫李耶放，第九十六軍的中尉；要是我們碰上一個巡邏的，又不是我聯隊上的人，叫人把我們帶到衛戍司令部過夜，明天你跟我，夫人，可就成了包爾斗●說笑的資料。

李耶放把胳膊給賴奧娜，覺得她抖戰着。他想：『怕人誹謗倒是好兆頭。』他向那位夫人道：

——請你屈尊披上我的大衣，我把你一直領到我的住所。

——噢，先生……

——我用榮譽發誓，我絕不點燈的。我把你一個人留在我屋子，不到明天早晨我不來看你。我非來不可，因爲我的馬弁六點鐘就來，他會敲門敲到你一個不開不成。放心好了，我不是一個壞人……她很漂亮，李耶放向自己道。

他開開他的家門。不識者走到樓梯下面，險些絆倒了，因為她找不見第一級。李耶放低低地和她說話；她也同樣回答着。

「多可怕呀，把女人帶進我家裏來！」一個滿漂亮的女店主，一壁開門，一壁端着一盞小燈，用一個尖嗓子叫着。李耶放急速轉向不識者，看見一個可愛的面孔，然後回身吹滅了女店主的燈。『別嚷！蘇賽德（Sarcote）太太，要不，明早我離開你。這裏有十佛郎給你，可是你不許跟別人提起一個字來。這是聯隊長夫人。我還要出去的。』李耶放上到第三層樓，在他屋門口，他抖擻起來。他向只有一件襯衣的女人道：『夫人，請進。鐘旁邊有一匣火柴。點好了蠟燭，弄好了火，把門從裏關住。我敬重你和一個妹妹一樣，天不亮我不會回來的，我回頭帶一件袍子來。』——耶蘇瑪麗亞美麗的西班牙女人不由自己叫起來。

第二天李耶放敲門的時候，他變成一個瘋了的愛人。怕驚動不識者太早，他在門外耐住心等候他的馬弁，然後到一家咖啡館檢點他的護照。

他到鄰近賃了一間屋；他給不識者帶來衣服，甚至於一張面具。他隔着門向她道：『現在，夫人，你要是不叫我進去，我就不進去看你。』

年輕的西班牙女人很歡喜戴面具的念頭，不由忘掉自己的深憂焦慮。她沒有開門，然而向他道：『你慷慨極了，我大膽求你，把你買給我的衣服捲兒留在門邊。聽見你下去了，我會出來取的。』

李耶放一壁走，一壁道：『再見，夫人。』

賴奧娜喜歡極了這種直爽的服從，差不多用最溫柔的友誼的聲調向他道：『你要能够的話，先生，請你在半點鐘以內回來。』李耶放回來了，看她戴着面具，不過他見到最美的胳膊，最美的頸子，最美的手。他心花繚亂了。

這是一個門第清白的年輕人，爲了和他心愛的女人在一起，他還得多給自己來點兒勇氣。他的聲調極其恭敬，他的小屋子雖說很窮，他也用了心力裝飾，等他安置好了一架屏風，轉回身子，看見他從來沒有遇到的最美的女人，他簡直羨慕的呆住了。不識者去掉面具，她有一雙像要說話的眼睛。也許因爲有力，到了人生通常的情境，眼睛顯得非常冷酷。絕望倒給眼睛添了點兒同情。我們真可以說，賴奧娜的美麗是一點東西也不缺少。李耶放想她也就是十八到二十歲的光景。中間沈默了一時。雖說極其痛苦，賴奧娜擋不住自己有點兒歡喜，看見年輕軍官那樣入迷。她覺得他屬於良善的社會。她最後向他道：

——你是我的恩人，你我年紀雖說輕，我希望你照樣兒規矩下去。

李耶放回答的和一個真正熱愛着的男子一樣；但是他很能够自持，不去說那句他愛她的幸福話。而且賴奧娜的眼睛具有一種威嚴似的，別瞧她這才穿上的衣服平常，她的神氣高貴極了，他只好加意謹慎。他向自己道：『倒是裝做傻子好些。』他盡自己畏縮着，默默領受着觀看賴奧娜的無比的愉快，半句話也不向她提起。沒有比這再好的了。這種舉動漸漸安住美麗的西班牙女人的心。面對面，彼此靜靜地看着，兩個人的樣子十分有趣。她向他道：『我得有一頂窮女人的帽子藏住臉；』她差不多笑着道：『因為，不幸，我不能在街上也用你的面具。』李耶放弄了頂帽子；隨後他帶賴奧娜到他為她賃好的屋子。她越發不安了，差不多越發快活了，向他道：『別瞧這順心，臨了我逃不掉斷頭臺。』

李耶放極其熱烈地向她道：『爲了服侍你，我跳進火都可以。我用李耶放夫人，我太太的名義賃下這間屋子。』

『你太太？』不識者差不多氣上來。

『要不用這名子，就得拿出一份護照來，可是護照我們又沒有。』對於他，這個『我們』簡直是一種幸福。他已經賣掉那個戒指，無論如何，他交給不識者那應值的一百佛郎。午飯端了上來，不識者請他坐下。用過飯，她向他道：『你真是世上最慷慨的人。只要你願意，如今就可以離開我。這顆心永久感激你。』

『我照你的話辦，』李耶放站了起來。他簡直死了心。不識者顯出極其思慮的樣子，隨後她道：『別走。你雖說年輕，我總得一個人幫忙；誰知道我不能再找得出這樣一位慷慨的人呢？再說，就讓你對於我有一種我不該妄想的感情，回頭一聽我說到我的過失，你就會看不起我，我也不會關心我這犯了滔天大罪的女人的。因爲，先生，全是我罪過。我是誰也不該抱怨，尤其不該抱怨我丈夫，費郎戴（Gutier Ferrandez）先生。有兩年了，一羣不幸的西班牙人在法國避難，而我丈夫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彼此全是賈達傑（Carrhargne）。』人，不過人家十分闊，我却非常窮。在我們結婚的前一天，他把我扯到一旁道：『我比你大三十歲，不過我有好幾百萬財產，而且我瘋了一樣地愛你，我從來沒有那樣愛過人地愛你好，挑一下罷，要是你嫌我年紀太大，不高興成婚，我可

「到你父母面前認起決裂的過錯。」先生，這有四年了。我才十五歲。那時我感到最顯明的，是國會開革命把我家鬧的一貧如洗的愁苦。我不愛，我承認。不過，先生，你得給我出主意，因為，你看得出來，我不懂這一國的風俗，也不懂你們的話。要不是我極其需要你，我就受不下這刺心的羞辱……昨天晚晌，看見我叫人從一個小家門戶攆出來，你以為你救的是一個爛污女人。唉！先生，我還不如哪。」賴奧娜一壁流淚道：「我是女人裏面最不幸，最有罪的女人。總有一天你會在法堂上看見我的，我總會叫人罰去喫苦捱刑的。結了婚不久，費郎戴先生就透出嫉妬來了。呵！我的天，那時他並沒有什麼把柄，不過，還用說，他猜出了我的壞性格。我也糊塗，看見我丈夫懷疑，不高興，我的自尊心很受了傷。呵！我這該死的。」

李耶放打斷她道：「你就把你的罪過說得天大，我還是跟定了你。不過我們萬一怕警察搜尋的話，趕快告訴我，我好立刻安排你的逃走。」

她向他道：「逃嗎？我怎麼能在法國旅行呀？我的西班牙口音，我的青春，我的心神不定，怕是向我要看護照的頭一個警察就抓住了我。還用說，這時候包爾斗的警察正在搜尋我，我丈夫會一把金子一把金子地答應他們，只要他們想法子找得見我。離開我，先生，丟掉我……我有一句還要膽大的話向你講。我崇拜另一個男子，不是我丈夫，是比我丈夫還要壞的一個男子。這是一個大壞蛋，你看不起他的，然而只要他向我說出一個悔過的字眼兒，我就飛了過去，我不是說飛進他的胳膊，我是說飛到他的腳底下。我要說一句極不應該的話，不過在我墮落的這個黑淵裏面，至少我不願意欺騙我的恩人。你瞧，先生，我這該死的女人，羨慕你有的，是感激，然而絕不能愛你。」

李耶放非常難過。最後他用一種微弱的聲音道：

——我心裏猛然這陣難過，你別錯看做我要丟下你不管，不，我思索用什麼方法躲得開警察的尾隨。比較妥當的，還是藏在包爾斗好。隨後我設法給一個和你一樣年紀，一樣漂亮的女人在船上尋一個位子，到時你好頂替她上船。

說完這幾個字，李耶放的眼睛簡直沒有了神采。

賴奧娜繼續道：

——恰好統治西班牙的政黨對費郎戴先生起了疑心。我們總在海上駕了船遊玩。有一天，我們在海面發見了一隻法國的

小帆船。我丈夫向我道：「我們上船，扔下我們在賈達傑所有的財產好了。」我們動了身。我丈夫仍然很闊；他在包爾斗弄了一所精緻的房子，重新開始他的商業；不過我們絕不和人往來。他反對我去看法國的社會。特別有一年，藉口政治上的提防，不許他看見自由黨人，我沒有出門拜訪過兩次。我悶的要死。我丈夫爲人極其可敬，要算人裏最慷慨的了；不過他誰也不憑信，一切看成黑暗的。

不幸近一個月以來，他答應了我的籲求，在戲園子包了一座廂。他選了一座頂壞的包廂，正好就在戲臺上面，免得露出我來，叫城裏年輕人們看見。一隊拿破里的馬戲班子剛到包爾斗……呵！先生，你就要看不起我的！

李耶放回道：「夫人，我用心在聽你講，不過我禁不住想着我的不幸，你永久愛着一位更爲快樂的男子。」

賴奧娜低下眼睛道：「不用說，你聽人講起那著名的梅辣勒（Mayral）」

李耶放喫了一驚，答道：「那西班牙馬戲子真的，全包爾斗都跑去看他，他是一個極其靈活，極其漂亮的孩子。」

——唉！先生，我以爲這只是一個平常人。一壁在馬上獻技，他一壁不住地望着我。有一天，我丈夫剛剛出去，他走過我的包廂下面，用賈達勞（Catalogne）話向我道：我是馬開西道（Marquesito）隊上的一個隊長，我崇拜你。

讓一個賣藝的來愛！多可怕，先生！尤其沒有廉恥的是，能想着這個而不以爲可怕。接着好些天我打定主意不到戲園子去。還說什麼，先生，我是一個極其不幸的女人。有一天我的老媽子向我講：「費郎戴先生出了門，太太，我求你唸唸這個條子！」於是她鎖上門，溜了出去。這是梅辣勒寫來一封多情的信，他向我敘述他的一生，他說自己是一個窮軍官，因爲窮的沒有飯喫，才逼的做了這行職業，不過爲了我，他願意洗了手不幹。他的真姓名是羅摩格·皮芒泰勒（Rodrigue Pimentel）。我又去看戲了。漸漸我把梅辣勒的不幸信做真的。我高興接他的信。唉！後來我就寫了回信。我帶着熱情愛他，一種（賴奧娜說到這裏流下眼淚來）不能消滅的熱情，就是叫人發覺了，也消滅不掉。不久我就答應了他的籲求，和他一樣盼着跟他說話的時機。不過從這時起，我就疑惑梅辣勒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皮芒泰勒，一個馬開西道戲園的頭目罷了。他一點傲氣也沒有，好幾回他都顯出怕我，因爲他是拿波

里馬戲班子的藝員而取笑他的樣子。

差不多兩個月了罷，我們正要出門看戲去，我丈夫接到消息，說他有一隻船靠近羅窪楊（Royan），河水的下游，沉掉了。他從來不開口，一天同我說不上十個字，叫了起來：『我明天得出一趟遠門。』晚晌在戲園子，我向梅辣勒做了一個約好的暗號。看見我丈夫在包廂裏面，他就到我家，向他收買了的女門房，取走我留下來的的一封信。不久我就看見他大喜欲狂。我給他寫信，第二天晚晌，我在面對花園的一間低屋子接見他。

打發掉巴黎的信差，我丈夫在上午就上了船。天氣好極了，我們正在最熱的時期。黃昏，我講，我睡到樓底下我丈夫的屋子，正好對着花園。我希望在這裏少受點兒暑氣。清晨一點鐘，我小心翼翼地打開了窗戶，正在等候着梅辣勒，忽然我聽見門那邊一陣響聲：我丈夫回來了。在去羅窪楊的半路上，他看見他的船，平平安安地溯着吉龍德（Gironde）河，向包爾斗駛來。

費郎戴先生回來，一點沒有看出我的驚惶不安，我想到睡在一間空氣新鮮的屋子，他覺得很好，然後就在我旁邊躺了下來。瞧瞧我的焦急罷：月光不幸明亮極了。不到一小時，我清清楚楚看見梅辣勒走近十字窗戶來。我丈夫回來以後，我就沒有想到關閉寢室旁邊屋子的門窗。這整個敞着，同時旁邊屋子通到寢室的門也敞着。

身旁躺了那樣嫉妬的一位丈夫，我所敢做的，也只有搖搖頭，好叫梅辣勒明白我們遭到了意外。我白費心。我聽見他走進那邊屋子，不久他就攏近我睡的牀那邊。瞧瞧我的恐怖罷：和大白天一樣看得清楚。還好，梅辣勒向前走，並不開口。

我把睡在我身旁的丈夫指給他看，我看見他忽地抽出一把刺刀。怕的要命，我仰起了半身。他攏到我的耳邊，向我道：『這是你的情人，我明白我來的不是時候，要不然，就是你覺得拿一個窮戲子開心好玩兒；不過這位漂亮先生馬上會死到我手上的。』我用盡了力量抓住他的手，低聲向他道：

——這是我丈夫。

● 羅窪楊：法國沿海的一個鎮市，離包爾斗不遠，正在吉龍德河的下游。

● 吉龍德河：流灌法國西南部的一條大河，過包爾斗入海。

——我看見你丈夫上午坐了去羅霍楊的汽船的一個拿波里的戲子還不那麼傻，信他媽的這個。起來，到旁邊屋子跟我講個明白；不然的話，我就叫醒這位漂亮先生；那時他也許說出自己姓名的。我比他更強壯，更輕靈，還帶好了傢伙，別瞞我窮光蛋，我倒要他知道知道，拿我開心不是好惹的。媽的，我要做你的情人，到時瞧誰才可笑！

這時際我丈夫醒了。

他亂糟糟地叫道：「誰講什麼情人！」

梅辣勒站在我一旁，攔住我，在我耳邊說話，看見這意外的動作，立即把身子彎的低低的。我伸開胳膊，彷彿我丈夫的話吵醒了我；我同他說了好些話，叫梅辣勒明白這是我丈夫。最後，費郎戴先生相信他在做夢，又睡着了。梅辣勒的刺刀一直就迎着月光發亮，這時月光也正好照到牀上。我應下梅辣勒一切的指望。他要求我陪他到旁邊的屋子。他一壁生氣，一壁重複道：「就算是你丈夫，反正我叫你騙了個好看！」最後，停了一小時，他走了。先生，要是我給你講，梅辣勒的渾賬行為差不多叫我明白他是個怎樣的人，然而一點沒有減輕我的愛情，你信的及我嗎？

我丈夫從來不進社會，平日只和我在一起……我立了誓，應下二次和梅辣勒相會，真是沒有比這再困難的了。

他同我寫了好些責難的信，在戲園子，他假裝不看我。最後，先生，我命裏注定的愛情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向他寫信道：

『隨便那一天，看見我丈夫在交易所，你來好了；我會藏起你來的。我只要身子一得閒，就來看你；無論如何，你至少可以得到我愛你的一個證明，看出你猜疑的不當來。想想我多麼危險！』

他總怕我在社交場裏另外挑了一個情人，一同拿拿波里的窮戲子開心。他有一個夥伴，在這上面，我也不知道添了些什麼怪話。這封信就為除掉他的害怕的。

八天以後，我丈夫到交易所去了；梅辣勒就在白天，從花園牆爬進我家來。瞧瞧我多麼危險。我們在一起不到三分鐘，我丈夫又回來了。梅辣勒溜進我的洗臉屋子，好在費郎戴先生回來，只為取些重要的文件。不湊巧，他帶了一口袋葡萄牙錢。他懶得到庫房去，就進了我的洗臉屋子，把他的錢放在我一架衣櫥裏面，用鑰匙鎖住，本來他就不大憑信人，所以爲了加倍小心，他把洗臉屋子的鑰匙也帶走了。瞧瞧我的愁苦；梅辣勒氣的火兒極了，我哪，只能隔著門和他講點兒話。

不久我丈夫又回來了。喫過飯，他強着我到外頭散散步。他要到戲園子去；總之，我回家回得晚極了。家裏所有的門，每晚全上鎖，鑰匙由我丈夫保管着。真是費了老大的心機，等我丈夫一睡着，我把梅辣勒從洗臉屋子放出來，他在裏面已經不耐煩好半天了，我幫他打開屋頂下面一間鴿子間的門。往下墜到花園，簡直不可能。花園堆了好些羊毛包，有兩三個挑夫在看守着。第二天一整天，梅辣勒全是在鴿子間過的。瞧瞧我多受罪！我覺得時時刻刻看見他下來，手裏拿着刺刀，暗殺了我丈夫逃走，他什麼也幹得出來。聽見家裏一點點聲音，我全抖擻。

尤其不幸的，我丈夫不上交易所去。最後，沒有一分鐘來和梅辣勒說話，我想法子支開所有的挑夫，自己快活極了，瞧好時間，從花園救他出去。走過的時候，他用刺刀的把子打碎了客廳的玻璃，他火兒極了。

現在，先生，不說你看不起我，我也一樣看不起我自己。從這時候起，梅辣勒再不愛我了，他相信我拿他開心。這我如今才看了出來。我丈夫一直就鍾愛我；在那一天，有好幾回他把我抱在胳膊裏面，吻着我。梅辣勒把驕傲看的比愛情還當心，自以為我把他藏起來，只爲叫他偷看我和丈夫要好。

他不回答我的信，他在戲園子甚至於不屑看我。

先生，你一定聽膩了這段兒不名譽的故事，不過還有最利害最下流的哪。

有八天的光景罷，拿波里的馬戲班子說要起身了。自從那次在我家裏出事以後，有三個星期了，我愛瘋了的那位男子既不屑看我，更不屑給我寫回信，於是上星期一，聖歐古斯丁（Saint-Augustin）節，我離開人世最好的丈夫的家，先生，還偷了他好些東西，而我哪，什麼嫁裝也沒有陪除去一顆不忠實的心。我帶走他送我的鑽石，我從他的庫房拿了三四捆五百佛郎，因爲我想，在包爾斗，梅辣勒要是出售鑽石，一定會被人疑惑的。

說到這個地方，賴奧娜的臉紅得不得了。李耶放是既蒼白，又絕望。賴奧娜每一句話都刺着他的心，然而，由於他性格上一種可怕的無常罷，她每一句話都增高他的熱愛。

不由自己，他握住賴奧娜的手。她並不把手縮回去。李耶放向自己道，賴奧娜當我面說她愛上一個別人，我還拿着這隻手玩着，真叫不要臉的！她叫我握她的手，不是由於看不起，就是由於心不守舍，我真是男子之中最不雅相的了。